

抗大第四分校——

边教学边战斗的“马背学校”

■ 钱锋 周家俊

1938年10月初，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，率部队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出发东进，开创豫皖苏抗日根据地。10月下旬，游击支队进入河南睢县、杞县、太康等地，积极打击日伪顽匪，扩大了新四军在豫东地区的影响力。随着部队不断扩大，游击支队迫切需要大批军政干部，彭雪枫等支队领导决定开办随营学校。11月，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在河南省杞县傅集镇成立，彭雪枫兼任校长。1940年3月，经党中央批准，随营学校扩建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（以下简称“抗大第四分校”），彭雪枫继续兼任校长。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，抗大第四分校克服无固定校址、专职教员匮乏、教学环境恶劣等困难，坚持边战斗边办学、边生产边办学，实现“放下枪就上课，拿起枪就打仗”，被人们形象地称为“马背学校”。

指挥员也是教员。抗大第四分校创办之初，专职教员十分匮乏，支队和边区党委负责同志都亲自到学校讲课或作报告。作为司令员兼校长，彭雪枫带头授课。他善用通俗语言，把一些枯燥生涩的内容讲得有滋有味，深受学员喜爱，是学校的“金牌教员”。在讲解游击战术时，彭雪枫概括为：“暴风雨式的突然袭击”“集中一点打敌一点”“东边打雷西边下雨”“牵牛打圈子”“化整为零”“超越近敌，袭击远敌”，使得深奥、抽象的战术原则顿时变得生动形象。他还先后为学校编写《游击战术的实际运用》《战略战术讲授提纲》等教材，结合理论与实践，系统阐述平原游击战思想。

1940年6月1日，新四军第6支队在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召开纪念“五卅运动”大会，检阅部队和抗大第四分校的训练成绩，号召边区军民继承“五卅”革命精神，争取抗战早日胜利。大会正在进行时，突遭日伪军千余人袭击。彭雪枫沉着果敢地指挥部队和学员顽强反击，歼敌200余人，学员陆续安全转移。这是抗大第四分校成立后



位于河南省永城市李寨镇麻家集村的抗大第四分校旧址。

经受的第一次战斗考验，指挥员在实战中现场教学，学员在实战中提升战斗力。

时刻处于戒备状态。抗大第四分校最初的校址，距离日伪据点只有二三十里。为适应战斗环境，抗大第四分校提出“加强军事生活，加强战斗准备”的口号，要求每名干部和学员枪不离身，全校武装起来，加强战斗训练和演习。经过训练，一个大队（营）在夜间紧急集合仅需8分钟。

1941年初，皖南事变后，面对日伪军“扫荡”和国民党军进攻，彭雪枫指示抗大第四分校采取小型、分散、隐蔽的办学方法，昼伏夜行，多次转移，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教学。3月中旬，彭雪枫调整教学组织，将学校干部、学员和后勤人员编为3个工作团。彭雪枫还规定了各工作团的主要任务：协助地方政府筹粮、扩军、做群众工作、支援部队作战，同敌军进行游击周旋，以保存有生力量，执行巩固后方任务。

5月1日晚，抗大第四分校向淮上地区转移，准备东进办学。第一工作团经

过50余里的急行军，突破宿蒙公路日伪军封锁线，转移到蒙城东北苗庄西南一带。3日晨，第一工作团在苗庄被国民党军两个骑兵团发现，这两个骑兵团随即对我军发起攻击，形势十分危急。担负阻击任务的学员在敌我寡、武器陈旧的情况下，以屋顶、树干和墙体作为依托，用步枪、手枪和手榴弹与敌军展开巷战、肉搏战，顽强抗击敌人，虽伤亡惨重，但最终胜利完成阻击任务。“一面学习，一面战斗”的光荣传统由此继续发扬光大。

办学防务两不误。1942年11月，日伪军集中兵力对我军淮北腹地进行扫荡，抗大第四分校向洪泽湖东转移，在江苏省淮阳县（今江苏省三河入江水道以北、淮安区、淮阴区以南、洪泽湖以东，宝应县以西广大地区）朱坝以南，盱眙县永丰镇一带，以学员队为单位，分

批开展教学活动。国民党军利用日军扫荡之机，占领淮北抗日根据地山子头腹地。原担任淮安防务的新四军第2师第5旅调往湖西参加战斗，抗大第四分校在肩负教学任务的同时，还要承担军事防务工作。

彭雪枫总结前期斗争经验教训，专门指示：此次到淮宜单独行动，要建立自己的侦察情报网，积极与各地建立有线电话联系，并制订各种应急措施。在彭雪枫指示下，学校很快与淮宜县独立团取得联系，共同建立起淮阴、淮安地域侦察情报网，互通情报，及时掌握敌情，把握主动权。

1943年10月间，日伪军实行“治安肃正”计划，在淮北、淮宜部分地区增设据点、修筑公路，企图向南蚕食我军边区。抗大第四分校部分学员在淮阳县委书记兼副校长陈锐霆指挥下，在岔河以北主动出击，钳制和袭扰敌人，既粉碎了日伪军“治安肃正”计划，又掩护和保证了学校其他各队的正常教学秩序。参训学员在反“扫荡”战斗中将所学军事知识实践运用，逐步磨炼成长为部队战斗骨干。

1944年9月11日，彭雪枫在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不幸牺牲。为纪念彭雪枫，中共中央华中局、新四军政治部决定将抗大第四分校更名为雪枫军政大学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抗大第四分校完成历史使命，于1946年改编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。

抗大第四分校在抗日烽火中诞生，在解放战争中成长，是新四军中成立最早、历时最长的一所分校。其间，它吸收华中和江南的革命知识青年，培养出近5000名军政干部，为新四军第4师和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。校长彭雪枫，为学校的发展壮大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春秋战国 韬略兵戈

夫椒之战

■ 于涌泉

公元前494年，吴王夫差率军在夫椒（今江苏太湖西洞庭山附近）大败越军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水上战争。此战奠定吴国霸业，使越国一度濒临亡国绝境，但吴王夫差放过了越王勾践，为吴国灭亡埋下祸根。

越国攻吴，夫椒大败

在公元前496年的檇李之战中，吴军被越军大败，吴王阖闾也在此战中伤重不治。夫差即位后，积极备战，以再次伐越，报仇雪恨。

越王勾践闻之惶惶不安，决定先发制人，出兵攻吴。吴王夫差闻讯，举全国之兵力迎战。双方在夫椒展开激战。太湖湖面上，吴军战船按梯次排成战斗队形，将士个个士气高涨，誓为先王阖闾报仇。在吴军战船猛烈攻势下，越军军心大乱。吴军大败越军后，乘胜追击，直接攻破越国都城会稽（今浙江省绍兴市）。勾践无力抵抗，率5000余名残军退守会稽山（今浙江省绍兴市南）。夫差率大军团团围住会稽山，无力回天的勾践为保住性命，接受范蠡、文种建议，以珍宝、美女贿赂吴国太宰伯嚭，请其劝说夫差，准许越国成为吴国附属国。尽管伍子胥坚决反对，力劝夫差一鼓作气消灭越国，但夫差不纳伍子胥之言，与越国讲和后撤兵回国。战后，勾践抓到吴国，充当夫差的侍从长达3年之久。之后，夫差再次听信谗言，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于他，于是将其释放回国。

夫椒之战是吴灭越最好的时机，歼灭越国也是阖闾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基本战略目标。但夫差目光短浅，听信谗言，轻率放弃了这一根本战略目标，为后来越国灭吴埋下祸根。

国之大事，不可不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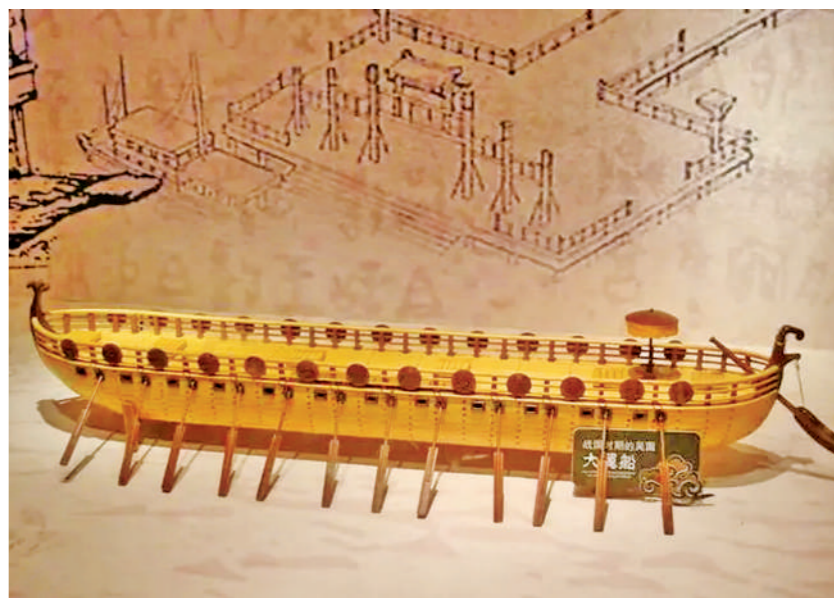
《孙子兵法》曰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意思是战场的胜负关系到国家存亡和民族兴衰，一定要仔细掂量琢磨，不能不慎重对待。反观此战，吴越双方皆有目光短浅、思虑不周之处。

战前，勾践听说夫差日夜练兵，准备伐越，就想先发制人，趁吴兵未出，抢先伐吴。双方实力相差无几时，先发制人存有一定合理性。檇李之战，虽以吴败越胜告终，但吴国领土广大，兵强马壮，实力远超过越国。尽管吴王阖闾重伤而亡，但吴国整体实力并未受到太大影响，吴越弱弱的格局也未扭转。据《越绝书》记载，吴军败退回国后，认真分析失败原因，总结经验教训。夫差为洗去其父阖闾败给勾践的耻辱，励精图治，吴国军事实力迅速增强。吴国上下一心，同心协力，誓报国仇。

此外，对于勾践伐吴的决定，越国大夫范蠡曾明确反对。他指出，“兵者凶器也”，且战争是违背道德的事，主动发动战争对越国不利。勾践却不听劝阻，执意主动开战。作为君主的勾践决策轻率，加之越国群臣意见不一，反观此时的吴军心臣复臣之重任，可谓衰兵必胜。《孙子兵法》指出，“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，识众寡之用者胜，上下同欲者胜”。这三个方面的条件越国皆不具备，无怪乎连遭败绩，险些亡国。由此可见，此时选择先发制人绝非良策。

此战中，夫差也有轻率之举。当会稽城破、勾践退守会稽山时，吴国正可一鼓作气消灭越国，夫差却在此时听信佞言与越国讲和，浪费了这一大好局势。春秋末期，吴越为江浙地区两强，可谓一山不容二虎，非吴灭越，即越灭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夫差“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”，将注意力放在中原地区已破，全军被歼的情况下自杀身亡。至此，第35军彻底覆灭。

新保安战役是我军在运动中调敌、割敌、弱敌、攻城典范，同时对整个平津战役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。



中国航海博物馆历史馆所藏春秋时期吴国大翼战船模型。

战火中的军队院校教育

新保安战役：平津战役第一仗

■ 薛闰兴



新保安战役中，曾作为国民党军第35军指挥部的钟鼓楼今貌。

1948年12月，华北军区第2兵团根据中央军委“围而不打”的指示要求，将国民党军“王牌部队”第35军围困于新保安，而后采取收缩包围、政治宣传、策反瓦解、速战速决等手段，歼第35军两个师1.6万余人。此役击垮傅作义集团的坚定信心，堵死华北西逃的退路，孤立平津，进而为平津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综观全局，悬权而动。1948年11月初，国民党军面对“东北已失，西北重创，淮海危急，华北孤困”的情况，傅作义集团根据蒋介石“支撑华北，牵制人民解放军东北、华北部队”的作战方针，制订“暂守平津，保持海口，扩充实力，以观时变”的作战计划，并随即采取放弃外围、收缩兵力、扩编部队、调整部署等手段，集中4个兵团12个军共42个师（旅）在滦县至柴沟堡铁路沿线摆起长蛇阵，企图固守华北，伺机西撤或南逃。

11月17日，中央军委从确保淮海战役胜利、营造有利渡江作战条件的战略

全局出发，针对傅作义集团犹豫不决、撤守难定的矛盾心理，制定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的作战方针，决定采取“停攻太原、撤回归绥（今呼和浩特）、迷惑敌人、断敌退路、诱敌西缓”等手段，以稳住傅作义集团，防其南撤、西逃，进而逐次分割包围。

11月23日，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夜行晓宿、隐蔽入关，以切断傅作义集团南撤道路，歼灭平津地区之敌，同时指示华北军区诱敌主力西援，迷惑调动敌人，进而在运动中分割、歼灭敌人。

诱敌往返，滞留包围。11月29日，华北军区第3兵团向张家口外围国民党军发起突然进攻，正式发起平津战役。傅作义果然中计，急令国民党军第35军及第104军主力迅速向张家口西援，随后与我军在张家口外围张垣地区展开激战。12月5日，华北军区第2兵团经过急行军，插入怀来与宣化之间地区，切断了西援之敌与北平的联系。同日，傅作义得知密云失守，以为东北野战军

要直取北平，紧急命令国民党军第35军主力昼夜兼程东返，以加强北平防御。

12月6日，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4纵队第12旅采取节节阻击的战法，有效迟滞国民党军第35军主力400余辆美式车队东撤北平的机动速度，将敌滞留于新保安地区。随后，华北军区第2兵团主力相继占领新保安周围村庄，并打退敌第35军及第104军主力的东西夹击，将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。

东抗西堵，追击援敌。12月9日，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3纵队依托临时野战工事，打退第104军从怀来向新保安方向的多次进攻，阻断接应新保安被困之敌向东突围的通路。与此同时，新保安守敌第35军在十几架飞机支援下，采取多路、多梯队轮番冲击等手段，企图东西夹击，向东突围。华北军区第3纵队采取梯次阻击、正面抗击、局部反击等战术，与东西夹击之敌展开了激战，硬生生将敌第35军、第104军隔离在包围圈、喊话阵地东西两侧，使敌两军相距几公里却无法会合。

9日晚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抓住西援之敌第16军掉队撤逃北平的有利时机，对其实施追歼。敌第104军发现腹背受敌，立即放弃接应第35军的计划，遂率其主力向北平撤退。11日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经前堵、后追，在怀来县城以南击溃敌第104军。

围而不打，从容谋势。为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，自11月初，中共中央华北局就通过多种渠道争取与傅作义进行和谈，力争其和平起义。但傅作义自恃尚有实力，企图以华北地区为筹码，建立“华北联合政府”，以保存军事实力，观望全国战场形势变化。

12月11日，中央军委在已切断傅作义集团西逃道路、尚未完全堵住其南逃道路的情况下，指示部队采取“围而不打”手段孤立新保安、张家口之敌，按照“隔而不围”原则抑留北平、天津之敌，进而采取“先打两头、后取中间、先吃小

点、后吃大点”的战法，待东北野战军主力完成对北平、天津的包围后，逐步歼灭平津地区分散孤立之敌。

12月20日，东北野战军提前5天完成对北平、天津等地的包围部署，切断天津、塘沽之间的联系，致使傅作义集团在精心筹划的“分区防御”作战部署下成为“瓮中之鳖”“笼中之鸟”，更使其陷入东逃不得、西撤不行、突围无望、坚守无力的固守孤城之境地。

速战速决，全歼守敌。华北军区第2兵团遵照中央军委指示，加紧收缩对新保安的包围，并沿新保安外围构筑多道阻击阵地，以防敌向西突围，并紧急做好随时歼灭被困之敌准备。围城期间，华北军区第2兵团一边加紧土木作业、紧缩包围圈，一边采取立标语牌、打宣传弹、散发传单、喊话、送信、发放通行证等手段，对新保安守敌展开政治宣传和策反活动。敌第35军官兵在天寒地冻、冰天雪地、饥寒交迫中，被困半月之久，且突围无望、固守无援，早已兵心涣散、斗志全无。

12月21日14时，华北军区第2兵团以第3、第4、第8纵队共9个旅的兵力，对新保安外围发起攻击，经一夜激战，基本扫清新保安外围据点。22日7时，随着绿色信号弹升空，第2兵团集中兵力、火力发起总攻，经过1小时猛烈炮击，打开新保安城墙缺口。随后，3个纵队迅速突入城内，勇猛向敌纵深穿插，将守敌分割削弱，逐个歼灭，并迅速冲向新保安制高点——作为敌防御和指挥中心的钟鼓楼。敌第35军军长郭景云在城池已破、全军被歼的情况下自杀身亡。至此，第35军彻底覆灭。

新保安战役是我军在运动中调敌、割敌、弱敌、攻城典范，同时对整个平津战役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。

史说新语